



新十二钗

(上)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国农村文库

新 十 二 钗

(上)

金福编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新登字007号

书 名 / 新十二钗(上、下)

编 著 者 / 储福金

责任编辑 · 吴若萍

封面设计 · 龚仁贵

书徽设计 · 冯先洁

版面设计 · 李 军

出 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

发 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2年7月 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787×960mm 1/32

印张11.75 字数208千 插页2

印 数 1—1,430 册

定 价 (上、下) 4.30 元

ISBN 7-5411-0338-1/I·318

出版好农村读物
为广大农民服务

李瑞琰

五十年青

序

徐惟诚

中国有8亿农民。

8亿农民的状况，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

致力于提高8亿农民的素质，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中就包括向广大农民提供数量足够的、适合农民需要的优秀读物。

可惜，现在供应农村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并不是农民不想读书。

如今的农村，已经有了大批高小、初中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高中文化程度的新农民。

农民要致富，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怎样选育良种，怎样施肥，怎样兴修水利，怎样防治病虫害，怎样使用薄膜，怎样剪枝，怎样养猪、养鸡，以至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动物的饲养，

等等知识都是农民所需要的。

数十万个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近9000万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提出了有关生产、经营、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知识需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同时也就迫切需要了解许多有关的知识。诸如法律、法规、税收、信贷、邮政、交通、电信、汇兑、票据、合同、广告等等，都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很有兴趣的事情。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家用电器陆续进入农民的家庭，农村居住的条件也正在变化之中，衣着的用料和款式，家具的式样，卫生的条件，化妆品的运用，都同前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

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要求改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耍龙灯、舞狮子、拳术、体育、业余创作、新闻报道，在各地农村中都大有人才，更有广泛的爱好者。如何向他们提供指导，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使原来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如何在新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包括如

何尊敬老人，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这些学问既是社会安定和进步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还需要了解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决定集中编选一套《中国农村文库》。这套文库的内容，力求通俗、简明、实用，希望它能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做好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缺乏经验，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同志的热情帮助，大家都来出主意，才能使这套大型图书越出越好。

1990年12月2日

目 录

上 册

紫	楼.....	1
青	衣.....	21
红	墙.....	42
绿	井.....	62
橙	云.....	83
蓝	湖.....	104

下 册

褐	疮.....	187
白	笛.....	217
灰	雨.....	234
碧	泪.....	252
黄	表.....	272
黑	雾.....	300
后	记.....	361

褐 疮

一成在小县重新见到秋风，一时他很难相信面前的女人就是几年前一根黑长辫总在身后甩动着的姑娘。

现今的秋风剪了短发，头发在头顶上烫蓬松了，下端齐齐地抵在耳后，露出了一截光光的后颈；圆脸显宽了，初看时，平板板地一片苍白色，颧角隐没在生着浅浅雀斑的皮肤里，只是说起话来，那浮现的一缕笑意，依然含着沉静和甜美。

一成却感到那笑意中另有着一层悲哀的情味。

“你……不是你吗？你回来了？……陈老师。”这是她见面时的第一句话。

他们是在县文化馆大门口相遇的。他正从文化馆里走出，走到台阶上的平台边。她正踏上第二级台阶，一只脚还踩着第一级台阶。一成走路常有沉思的习惯，眼微垂着，一下子便和迎上台阶的秋风对了面。蓦地见到她的脸容，他有点茫然地发怔。

她已微笑着向他招呼了。

去了省城几年后回小县来，许多原来熟悉的面孔，一成都无法和他们的名字、身份相联了。从县城最热闹的一条街走过，常会觉得远近迎面而来的人眼光中含着亲近的表示，于是，他便拼命在脑海中去翻寻旧的生活记忆。“面熟陌生”，小县人特有的这个奇怪的词组，一成此次才感觉到它的贴切处。然而，与秋风相见，竟也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

待他知觉到她便是秋风，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了，两手掌交叉在身前握着，脸上同样浮现出微笑来。

望着一成带点不自然的笑，秋风也一时无话。他们就这样一上一下地站着，脸上都保留着笑意。

红亮的阳光从西边两排楼夹着的街面上映射过来，照着秋风大半个侧背，顶上蓬松的头发有一种朦胧的透明感，整个身体的轮廓衬着台阶褚红的磁砖，显出一圈虚幻的亮色，脸上越发变得灰灰地苍白了，如同浮在山顶云层的佛光里。由于侧面的阳光，也由于在笑，一成的眼眯着，他努力想把眼睁大。虽然这样站着只两几秒钟，一成却似乎过了好长时间，隐隐地，他感到上嘴唇的一角突然痛起来。以致后来他们站在一起说了好一会儿话，他依然感觉到唇上的不舒服。

开头的几句话，也无非是“你忙什么呢？”“回来看看……”“我早想着来了……”“今天是休

息……”这类简单的对话。一成平素不善言谈，在省城经过了不小大场面，还是没把交际的本领学到手。这次回小县，遇上熟人，寒暄几句，他就紧张地寻话说。他总想着：也许别人会说他架子大了。

“你出名了，我看过你不少的作品……”

一成觉得惶恐了。小县的熟人见了，他都恭敬他的出名。其实，他不过是偶尔在报纸的角落上发一点短短的散文和随笔，那又能算是什么作品呢？现在，秋风也是这样对他说。她脸上的表情是真挚的，真挚地欢喜着。这叫他越发不安起来。

“你去了省城，我就想到，下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名人了……”秋风认真地说了这一句话，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一成从她那轻轻的叹息中，又一次体味到带有熟悉的陌生感，他重新细细地注视了她的面容，刚见面时的感觉再一次袭进他的心。

“听说，你爱人也同来了？……”秋风又显出笑意来。

“噢……”一成这才想起来应该向秋风介绍妻子鸣春。妻子刚才在文化馆大厅里看壁上的挂画，他先走出大门的。

一成扭头看时，鸣春从大厅里出门来，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腊染布上套，脸正迎着红亮的阳光，眉眼间满是明亮的光采。

“我爱人鸣春……这是原来文化馆文艺宣传队的石秋风，演小生，也是台柱子呢……”一成引她

们相见了，对秋风他多介绍了两句。

“你好。”鸣春笑着朝秋风点头。

“你好。”秋风应了一声，却偏过头来朝一成笑着点点头，那神情显然是赞扬他妻子的：她真年轻，真漂亮哩。

在两个女人的笑容中间，一成觉得快要下沉的夕阳那一刻的光格外红亮，映得台阶上的磁砖红灿灿的。

后来，一成和鸣春回县委招待所的路上，鸣春突然笑着对一成说：“没想到你在这里还留了一段浪漫史。”

“什么呀……”一成想争辩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可是觉得脸上很不自然。在妻子面前他同样不善言词：“你又乱扯。”

“多年没见，你们应该好好谈一会儿话的。”妻子并不理会他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

“我们没什么多说的。”一成白是应着。

“久别重逢，一时确实说不出话来……”妻子特意朝一成看着，她一直是含着笑和丈夫说话的。

“你总是按你的推理来演绎。”一成越发觉得脸上的不自然，他想到自己本无什么可不自然的。

妻子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作人员，上了三年电大，学的是法律，毕业后任起兼职律师来，这次听一成说要回云县来看看，也就选了小县为实习点，一起来了。自从学了法律，她总爱给各种现象作判断。

“我是事实推断。你们刚‘站桩’的时候，我就开始观察了，证明充分吧？”妻子靠近来，用手挽着一成的胳膊，象是很得意自己的判断似地笑着。

一成无话可说了。他想挣脱妻子的手。而今小县城的街上，虽也有挽臂并行的年轻恋人，一成却觉得他和妻子这样，让原来的熟人见了，肯定会笑话的。然而，他并没有动胳膊，只是由着妻子。

妻子对他来说，永远是个谜。在别人眼里，妻子是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他弄不清比他小好几岁的妻子是怎么会看中他的？从初谈对象起就一直是她主动着。在别人眼里，妻子是个心直口快的单纯的人。一成却弄不清，妻子心直口快的后面还有什么。有时他会觉得单纯和复杂两个词总是打着旋的，很难说得清它们的区别和内涵。

鸣春继续着他的话题：

“其实，秋风也应该是漂亮的，全怪她烫的那短头发。要是我，就打一条长辮子，留一缕长鬓发，人立刻就显得精神，你没看她眼睛，还是很美的。……”

或许妻子前面那一番话都是在和丈夫开玩笑，她内心早已判断一成和秋风本无什么关系；或许她觉得现在的秋风是个花颜败落的女人，在对男人的吸引力上，无法和自己竞争了；或许因为秋风刚才当一成面用眼光表示了对她的赞叹，互相便产生了女人之间的友谊。鸣春开始说起秋风的好来，说着说着她咯咯笑起来，那笑里并无一丝嘲笑的意味。

夕阳西沉了，街面上已消退了亮闪闪的红光，

暮色渐渐弥漫过来。一成却觉得自己的脸依然映得很红很红的。

几年前，一成在小县文化馆做编印群众文化材料的工作。一成原是从大城市落户到小县的，好不容易进了文化馆。先是借调，后来才正式安排。还没到成人的年龄就离家谋生，孤身在外，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县城，终于在这座紫楼上定居。挤在仓库的外屋，安一张床，搁一个柜，立一个盆架，便是家了。黄昏，踩着吱吱嘎嘎”的楼板走向向阳的廊上，望着远天象犁过似的一条橙红、一条桔黄、一条灰黑、一条青蓝的云霞，默默中，把栏杆拍遍，心中有无限的喟叹，无限的伤感，无限缥缈的柔情。生活的现实经历了许多，依然期待着什么，梦幻般的期待，难以诉说的期待，孤独的、苍苍茫茫的无可奈何的期待。

早已到了成家的年龄，一旦户口落在文化馆，周围的熟人也就都来提婚事了。先是友人，接着是有工作联系的人，后来，馆长和部长也关心起来。馆长还带了一对母女来相过。一成自然不会拒绝熟人们的好意。每次约定了日子，前一天里，他便有点激动又有点心神不宁地捱着时间，结果大多使他有点茫然又有点悲哀地失望。于是，依然在期待着什么，带着期待一天天做着抄删编写文字、油印蓝墨材料一类简单而繁琐的事务。

文化馆搞群众文艺汇报演出前，紫楼里便热闹

起来，箫笛笙管、锣鼓梆钹，吹的吹，敲的敲，打的打，声音悠悠扬扬地传开去。演出队员多是活泼的青年男女，排演之余，常嘻嘻哈哈地各个房间串门，称文化馆工作人员一律为老师。也有爱好文字的，便来一成的办公室翻材料看，自然也恭称一成为“陈老师”。

一次，县剧团一个熟悉的女演员到紫楼来找剧本。听说一成还没爱人，当下说了一个姑娘的名字，说那姑娘生得如何如何好，工作和家庭如何如何好，并说第二天就带姑娘来紫楼。那时一成因多次失望，对约定日子什么的已形成一种麻木，只是随便地应了。后来想起来，连姑娘的名字也没记住，朦胧记得她是一家工厂的描图员。

第二天晚饭后，一成习惯地在郊外散了一会儿步，回仓库外屋书桌前看了一会儿书，听得对楼排演的乐声颇吸引人，忍不住凑过去。他倚着靠了边的乒乓桌，一声不响地望着房中间两个演员一遍遍走着台步，唱着戏文，这么呆望了一会儿，眼光随便地移开，就见屋角的长条凳上坐着个女演员，正朝他挑眉示意。在她身边坐着一个穿碎花罩衣的姑娘，姑娘正侧脸对女演员说着话，半边脸在灯光映照下，泛着一层白光，一根单长辫从肩头挂向前，不安分地在前腰晃动着。

只一眼，一成突然觉得心中发紧，有一股热气直往上涌，意识便完全集中到自己的上唇一角，那儿正生着唇疮。疮结了褐色的痂，痂下却总在渗着

粘粘的黄水。此时他只觉得那唇角，隐隐地叫人难耐地发着痛，他第一次感到唇疮竟是那么地讨厌，一时他自惭形秽极了。

他努力使自己不去注意女演员那一角，努力露出微笑来看进行中的排演。他似乎感觉到长辫的姑娘并没朝他望过，这使他自慰，又含着一种暗暗的悲哀。

后来，女演员起身过来，一成鼓着劲偏过脸，突然就与姑娘打了个照面，不由下意识地很快用手指去掩住上唇。姑娘的眼光仿佛是随便地扫了一下，匆忙中，一成只朦胧觉着姑娘那双漂亮的眼：眼眸亮晶晶的，眼白蓝莹莹的。

一成再不敢往姑娘那边看，一直到女演员和姑娘离开排演室时，一成才盯了一下姑娘下楼梯的背影，那条长辫正随着她下楼的步子跳动着。

姑娘便是秋风。她激发了一成忘怀了许久的幻梦，给他单调而无生气的生活添出色彩。通过友人，秋风的基本情况很快就探明了。她从临近的中心市下放来，在农村过了五年，招工到化仪厂，性格娴静，喜欢文艺，爱看书，也爱唱戏曲。

一成初听时有些疑惑：性格娴静又如何爱好唱戏呢？来紫楼的文艺宣传队员，哪个姑娘不是开朗活泼，说唱就唱，说演就演呢？姑娘的经历，姑娘的性格，姑娘的神态，无不应了一成的幻梦，幻梦中，秋风自是无限姣好了。

只要想着她的姣好，他就会越发感觉到唇上的

疮痂的可厌可鄙。

一成暗暗地盼着女演员的回音：过了几日，女演员来紫楼了，在沙中金那儿坐了一会儿，回头时在走廊上与一成碰上了。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一成终于忍不住了，再不顾矜持，呐呐地问起了上次姑娘的事。

“秋风不错吧？……”女演员带点自夸的口气说，飞快地瞥了一成一眼，接着又说：“她说，她想回到中心市去……前几日，她把副县长家的提亲也回绝了，回得死死的……那一天，是我硬把她拉来，说看排演的……”女演员又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下去。一成心里凉了一凉，也就岔开了。

疮痂脱了，肌肤完好如初，一成却有了一个习惯的动作：用手指去按上唇的一角。

在仓库外屋的床上辗转不眠时，一成觉得，那甩动着长辫的身影，原不该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或许在姑娘眼里，他就象疮痂那般可厌呢。

现在一成回想起旧事，心头便象压着一个沉重却又无形的盖子，闷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一成和鸣春来小县正是暮春。这是一成特意选择的。这时节，城郊的坝边田头，野花开得特别艳，遇上一个暖洋洋的日子，蝶蜂乱舞，风过处，树下渠间，都洒着片片花瓣。天色青青，堤草青青，染得湖水也是青青。落花的颜色，流水的颜色，连同春野撩人的气息掺在一起，给人一种特别的，带